墨墨墨
史經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記

何遠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墨記

墨記

宋 韓青老農何遠撰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鉄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匳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瀹起揖公對嗅云當自有龍麝氣眞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溼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眞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溼潤初不蒸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幷就眞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忽焉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陳贍在宣和閒

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在舍中谷嘗至負墨筐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筐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亦不過五十兩之制遇溼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體皆柔輭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

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閒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輦劑令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眞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淳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十

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

珪年七十餘終晏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延珪對膠于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滀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

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鑑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甯以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皆有

聲稱而精于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輕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輕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予聰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眞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

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餅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瀣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于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之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閒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

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于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

家斷碎者又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于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

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姓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于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閒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于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眞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瑁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

煤或獨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于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　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

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開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

彦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于此也

唐水部李惜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惜製云諸李之祖也初　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墨經

晁氏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夷門廣牘及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夷門本最先故據以影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又夷門唐宋津逮三本撰者皆作晁氏提要考爲晁季一名貫之故學津本標名宋晁貫之撰今從夷門本作晁氏

四庫全書提要

墨經一卷舊載毛晉津逮祕書中原本題曰晁氏撰不著時代名字諸書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經考何遠春渚紀聞云晁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又稱其與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此書中論膠云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與所言精究和膠亦合疑爲晁季一作也然晁公武讀書後志但有董秉墨譜一卷而不及此書不應其從父之作公武不見是爲可疑考讀書志子部之敍九曰小說十曰天文歷算十一曰兵家十二曰類家十三曰雜藝十四曰醫事十五曰神仙十六曰釋書而今本所刊小說之後綴以王氏神仙傳葛洪神仙傳二種竝不列神仙之標題以下卽別標釋書類是今本佚其子部五類類書一類適在所佚之中（案後志載墨譜於類書）其不載亦不足疑矣季一名貫之晁說之之兄弟行朱弁風月堂詩話稱其官一曰檢討一曰察院不知實終於何職其事蹟亦無考云

墨經目錄

松煤
膠羅
和擣
丸藥
印樣
蔭事治
研色
聲輕重

新故　養蓄
時　工
賤

墨經目錄終

墨經

晁氏 著
周履靖校正
金陵書林梓

松

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尚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

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晁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鳥山嶧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刑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竈君山隨州桐柏山衛州共山衢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

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遼陽山竈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黐松根生茯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榦肥大脂出若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下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品惟中上礦而挺直者曰籤松

品惟中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品惟中下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膏油而類杏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出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品第

煤

古用立窑高丈餘其竈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竈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大小爲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爲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鷄羽掃取之或爲五品或爲二品二品

不取最先一器今用卧窑疊石累礦取岡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春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爇之五枝以上烟暴煤麄以下則煙緩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窑冷採煤以項煤爲二器以頭煤爲一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用凡

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煤雜窑病也舊窑有蟲鼠等糞及窑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唾多可弭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

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餌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煎法用蠟及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案隱居白膠法先以米潘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

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卽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解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用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去毛以水浸去塵汙浸不可太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篦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脈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

魚膠阿膠參和之宛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醇煙擣訖當以細絹篩堈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

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飯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

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二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粘後光不可搗自從臼中掘出爲度出臼納靜器內用紙封幕熳火養之紙上作數

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溶謂之熟粘不堪製作凡鹿膠搗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搗千餘下乃可凡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錢砧推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推一折鬬手捷此其法也初推成爲先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熟劑每一劑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熱熱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卽成不利於再

藥

凡墨藥尚矣魏韋仲將用眞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榉木鷄白眞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榉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眞珠巴豆等十二物今究人不用藥爲貴其

說曰正如白麵清麵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版貴乎直寧大不小平版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版銀爲上回印牙爲上尋常底版用棠手版用杞蓋底版回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紙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

其劑熟可知

樣

凡墨樣當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勰曰墨壓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庭珪然宣府奚庭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醇煙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匠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

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大者爲佳

蔭

凡墨蔭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惟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糖蔭以椽架葦縣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

糠凡蔭室以靜密温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兎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鏵頭以漆以墨以墨最不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瓢

研

凡研墨不耽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有研乃見直色不損墨若圓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顏色乃非墨之眞色惟售墨者圓研若邪研則水常揖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戶不工於製作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之常優一暈凡煤細研之乾遲煤麄研之乾疾凡惡墨研之如研泥

凡墨色紫光爲上墨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研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煙之墨其聲清響雜煙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

麄墨之聲麄麄謂之打研膩謂之入研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麄則輕煤雜則輕舂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醇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益堅濕則弗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强

之如石者蓋其愈久益堅且白物久斯變墨況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縣風處每九以紙封之惡濕氣相博不可卧放卧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溫時敗臭寒時凍溶當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有害既得時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靜夜若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月九月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其後有易水奚鳥奚鳥之子超昌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贇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則盛匡道盛遇盛眞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業珣柴承務朱君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迨

近世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墨史

陸友纂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影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墨史目錄

上卷

魏一人

韋誕

晉一人

張金

宋一人

張永

唐二十人五代宋人附

李陽永
祖敏
王君德
奚鼐　奚鼏
奚庭珪
李愷
李超　超之子庭珪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仲宣子惟益惟慶
張遇　子谷谷子處厚

朱逢
中卷
宋上八十人
柴珣 柴成務朱君德
陳贇
陳朗 朗弟遠子惟進孫已湘相和顯
景煥
盛匡道 通眞舟信皓等五人皆宣州一族
宣道 一曰宣德

姜潛
周明法　林鑑　陳泰
王迪
耿仁遂子文政文壽　耿盛耿德眞
王順
裴言
郭玉
潘谷子遇
東野暉

蘇澥
晁貫之
朱覲子聰
僧清一
張居靖
陳贍晉董仲淵張順外孫胡德
劉寧
常和
解子誠　韓偉昇

田守元
梅鼎　張孜　關珪弟璞　曹知微　陳昱　郭遇明　梅贍　張稚　高肩
侍其瑛
李清
鄭涓
薛安　薛容
張滋
張浩

王惟清　丁眞一
高慶和　汪通高景脩
潘衡　女一人孫秉奭
潘昱
沈珪　子晏
僧仲球
下卷
宋下九十人
戴彥衡

蒲大韶子知微晉文子安　梁杲杲子思溫
史威幸厓
蒲序蒲雲蒲彥輝蒲庭璋
郭彬
王淵
趙令衿子子覺孫伯鹿
吳滋
何南翔
胡景純鄭子儀胡俊臣胡世英胡友直胡國瑞
胡沛然胡文中
葉谷

李世英子克恭
華邦憲
侯璋　石憲　蕭鳳　彭雲　彭紹　張楠
姚孟明　李英才　杜大椿　張楚材　朱
鼎臣　陳中正
葉世英弟世傑
郭忠厚子玘玘子喜
胡智登陳琦
楊振

朱知常
黃元功　詹從之　諸葛武仲　周達先　樊宗亮
劉忠恕
劉文通子士先
葉茂實
楊伯起
俞林丘汝
李果　徐禧　戴溶　謝東　黃表之　潘士

衡　潘士龍　楊逢辰　葉子震　柴德言

周朝式　張公明　孫永清　朱仲益

林泉　舒泰之　舒天瑞　陳伯升　陳道

眞　鄭宣　方文龍　項應珍　范厚叔

翁壽卿　王大用　翁彥卿　周伯起

高麗一人

張力剛

契丹二品

陽岩鎮造　鎮庫萬年不毀

西域一品
雞足山松煙
金國四人
劉法
楊文秀子彬耶律楚材楚材子鑄
雜記

墨史卷上

平原陸友篹

魏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善隸楷魏太和中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誕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誕仕至光祿大

夫嘉平三年卒年七十五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有韋仲將筆方合墨法晁說之墨經竝舉韋仲將墨法後魏賈思勰法二法本無大異而晁氏兩書之又蘇易簡文房四譜載冀公墨法其人未詳

晉

張金者晉人石崇奴券云張金好墨過市數鬻并市豪筆備郎寫書又吳淑墨賦云或名重張金或妙稱祖氏

宋

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裕之子仕宋至征西將軍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謂供御者了不及也又詔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耀目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

何薳記墨云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刱意出奇如韋仲將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亦以意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

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又云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妙法其製皆如出犀璧也又如李元伯李公麟王仲達武繼隆滕元發邵興宗之徒往往作墨然多成於匠手而假名耳因附著之不復別見云

唐

李陽永趙郡人官至將作大匠善小篆父雍門湖城令永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

文字之本悉在心胷自言斯篆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數識者謂之倉頡後身尤精小學豪駿墨勁時謂之筆虎勢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無與爲比周越云陽永篆勢全法崔子玉張平子碑不因見夫子書便變化開闔蓋竇泉之臆斷也宋元符閒襄陽米芾遊京師於相國寺羅漢院僧壽許見陽永供御墨一巨錠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壁犀文堅澤如玉有篆款曰文華閣中穴一竅下畫泰卦於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陽永左行書大歷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

翻經院右行書董作內府丞臣車輔都監臣趙忠孚芾後數載經南徐過鶴林僧惟清乞書寶藏額因難之清忽開笥取古錦囊出巨墨如曩時所見者且言先師昔在京師貴人家以古琴玉環一作古玉貿得之乃奉墨授芾芾受而書畢亟歸淨名齋報之以吳道子畫熾盛光佛一幀古銅水龜玉界尺二芾後書儒釋老書及忠孝賢明事則用之

祖敏本易定人唐時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

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晁氏云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黃秉云祖氏易水人故以濟上爲號年載已遠罕有存者友按唐書地理志易州土貢墨意當時治墨者不特祖氏其後奚李張陳皆出易水製作之盛有由來矣

王君德者唐末人蔡君謨云世有王君德墨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墨經有唐王君德擣膠用石臼擣三二千杵其藥用酢石榴皮水牛角屑膽礬三物又法用楸木皮皁角膽礬馬鞭草四物

奚鼐奚鼎　已上二人唐末匠氏鼐墨面曰光慶又印曰奚鼐墨又印曰庚申而鼎墨大槩與鼐同惟庚申字異見墨經及趙寅墨譜

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一作廷珪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非也今之人但見有奚庭珪墨二品庭珪父即趙何獨有奚庭珪而無奚趙也趙寅達夫嘗收得一種上印文曰宣府奚庭珪乃知居歙者李氏籍宣者奚氏各是一族而名偶同耳新安志云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庭珪即奚庭珪唯黃秉李孝美云奚墨不及李友按墨經

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又云奚鼐之子超鼐之子起而別敘歙州李超超子庭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矣況墨說復指宣府之記爲證用衆說從姓氏書之惟超起未嘗以奚稱則仍李氏不敢重出云

李惜者易水諸李之祖也葉少蘊云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惜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硯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硯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

錢轂硯景源竟惜不與也案元本下空一行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得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蹟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鉉爲太簡言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卽廷珪之父也超墨有二品其面或爲特龍者或曰新安

香墨者其幕曰歙州李超造一上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狪王仲嶷云其父岐公在仁宗朝被賜超墨題云檢校水部員外郎臣超後以遺蔡君謨君謨云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之墨世不復傳襄嘗侍羣玉宴輒賜得之其從子絛云昭陵晚歲開內宴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嘗親御飛白書以分賜更以香藥名墨徧賚焉一大臣得超墨而君謨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謨時覺大臣意歉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

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爲貴而不知有超也既得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始乃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超有弟起其墨不傳子廷珪廷寬

廷珪超之子世爲南唐墨官蔡君謨云廷珪墨爲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開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墨能削木誤墜溝中數月不壞昔年洛下爲留守推官事王公見遺廷珪墨自是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之說尤爲精微唐彥猷殊達此理超與廷珪始

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邦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有用邦字者乃知名字不同形製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知之曰類其父超也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製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其墨雖歷數百年研磨尚有龍腦氣此其驗也王原叔性愛墨持玩不厭几案牀枕閒往往置之嘗以柔物磨拭之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略無所惜慶歷中有人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言草文字恐混其思遽令麾去既而聞之極爲嘆息其後九難

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邽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蓋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閒又自有精麤亦時有僞作者人多惑原叔言辨之當視其背印背印云歙州李廷珪墨歙傍欠字之左足與州字之中或其二或其字誤李字之中畫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壬之豎畫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眞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嘗走人取兗州善煤

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其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均遺好事悉服其精嘗以廷珪墨遺蔡君謨隴西李之洵謁之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今請以一丸補之蘇魏公云高祖以來所用廷珪墨一挺於祖父寶之長四寸闊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無物及者研之無聲面有李廷珪墨四字蘇子瞻爲顏魯繹作集引其子復以廷珪墨遺之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屬賜墨也又嘗以蜀中冷金牋試墨惟廷珪乃黑陳無已云晁無咎有李墨半丸云是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

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其子斿以遺少游潘谷見之載拜云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吳幵喜蓄墨收古今名品甚具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皆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帙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閣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孕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卽愈諸子欲各備

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
邵公濟云太祖下南唐所得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
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
用黑漆取墨於藏主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
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寧閒李舜舉御藥
爲林子中言禁中墨無廷珪成挺者但有承晏文用等
墨爲古墨之尤者握子有香字乃廷珪禁中尤珍之吾
家太史云國初乎江南時廷珪墨連載數艘輸入內庫
太宗賜近臣祕閣帖皆用此墨其後建玉清昭應宮至

用以供漆飾而太史所記與蔡邕二說互有異同故竝載之廷珪子承浩蚤世故墨不多有其後遂絕友平生凡五見廷珪墨其一見之於京師楊好謙家面作柳枝瘦龍上印一小香字幕曰歙州李廷珪墨黃羅囊襲之表以牙籤曰仁宗皇帝寶字墨其一見之於黃可玉清權齋云是其外家宣和進士陳篆所藏其一唐子眞得於趙氏姑脂澤奩中銘曰保大元年歙州進墨務官臣李廷珪造後截留保大二字易帖於莊肅幼恭其一半挺見之於鑒書博士柯敬仲家銘曰保大元年正月七

日奉旨造幕曰宏文館供奉庫左行書云墨務官臣廷珪右行書云墨務官臣廷寬其一見之於洛陽趙顏子之孫許面作特龍幕曰保大九年奉敕造長春殿供御龍印香煤左行書云墨務官臣廷邽監官臣亮右行書云臣夷中臣子和臣卞等進試之皆光澤如新獨寶字墨質雖具而膠法已敗疑爲蘇家贋物也

廷寬超之次子蔡君謨云李超幷男廷寬墨今少見廷珪爲第一廷寬承宴次之又云欲求廷珪墨終難得或廷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子承晏承晏子文用文用子

仲宣仲宣子惟益惟慶承晏廷寬之子蔡君謨云李氏墨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熙寧九年蘇魏公頌同修國史開局日賜承晏笏挺雙脊龍墨張遇丸墨澄心堂紙及對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蘇子瞻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字嘗攜古錦囊滿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奪之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麤一日過魯直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廿年造者今精力不及

無此墨也取視果然

文用承晏之子能世其業然墨差不逮絕無有也

仲宣文用之子亦如其父陳無已云南唐于饒置墨務李本奚氏以幸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人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謂不迨孫氏所有而無已謂過之陳晉孫待制家有墨半挺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惟益仲宣之子葉少蘊云元祐初京師雜買務貨舊墨

猶有惟益所作千餘挺當時士大夫爭取之背印作歙州務墨官李惟益造者是也弟惟慶

惟慶仲宣次子其墨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一種有兩頭圓面有雙龍捧一牌子曰供灑龍麝香墨幕文曰歙州李惟慶墨者上品也江南畏中國之威其供御字竝刻爲供灑一種面印皆同幕文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造者其次也此後李氏遂無聞宋仁宗時其子孫尚有爲務官者歲貢上方絕不佳每移文本州責之殊不入用也

張遇易水人遇墨有題光啓年者妙不減廷珪宮中取其墨燒去烟用以畫眉謂之畫眉墨蔡君謨謂世以歙州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遇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墨次之蘇子瞻云射香張遇墨兩枚或自內庭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製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陳無已見秦少游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具悉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射香四字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於外也張其後乎墨經云凡印方直最難往往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葉少蘊

云兩漢閒稱墨多言丸魏晉後始稱螺取其上銳必肖如今之挺形而丸則其製不可解或云乃今之錢子墨世傳張遇墨乃唐末時物皆爲錢子是其遺法然極不便於研磨古人爲之當別有意也子谷

谷製墨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鄒志完謂遇之子名谷然云黟川布衣則疑別有同姓名者又以處厚亦云黃山意其自易水徙歙如李氏故漫從家世書之子處厚處厚在黃山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鄒志完云予用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門問

其家世則谷之子遇之孫昔李氏以墨顯於江南而遇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尤可尚也

朱逢歙州人江南韓熙載自延其造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曰射香月匣而寶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載死後盡爲諸妓分攜而去

墨史卷上

墨史卷中

平原陸友纂

宋

柴珣宋初時人代居宣城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檠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其後有柴成務朱君德二人墨益狹小挺制作不一

陳贊易水人世傳不多與張遇等其墨銘曰易水光眞

墨幕曰陳贊

陳朗兗州人宋初避諱因以三翁記之蔡君謨評墨以

李廷珪爲第一廷寬承晏次之張遇次之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異君謨得歙煙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乃知本性隨其土地而異朗弟遠遠子惟進楊如晦云歙州諸李稍喜出光而東山諸陳作一色皴面皴面便於研試蓋墨色皴闇磨之培增光黑爲鬻者之利爾大體入池蚤作細文入池遲作皴文無他術也欲皮汎逾細而光當出池時揩刷令淨以免皮一番醮水浸之則應手如角皮汎墨家言也

陳己陳湘陳相陳和陳顯　已上五人皆朗諸孫膠法

雖存而妙處似非其子孫可傳故墨不逮昔人已墨名爲飛魚鎚子相墨所謂黑龍髓者銘曰世業陳相遠烟清光劉貢父作墨作長新字長新陳相也墨經云兗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相墨曰惜哉一生膠耳

景煥成都人隱居玉壘山嘗得墨材甚精造止五十團不復更作曰以此終吾身墨印文曰香璧幕曰副墨子煥有文藝撰野人閒話牧豎閒談及畫蹟傳於代

盛匡道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皓　已上六人皆宣州

一族大率如奚廷珪樣幕並篆文依歙樣香墨唯通墨挺大而與諸盛小異

宣道或曰宣德不知何許人墨皆範張遇即未究郡國之來姓名之出李伯揚以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

姜潛字至之兖州人隱居奉符之太平鎮文潞公通判州事日訪墨於姜姜曰近頗難得當求佳煤自製久之攜紙囊訪公曰此即煤也瀉之則盈盤按之則如故又曰此亦可以如茶啜之無害公如其言啜一茶甌食頃

忽發麝聲香氣上襲芳馥如射姜曰此所謂射煤也研射入者傳之悵矣墨成頗珍惜之

周明法林鑑陳泰　已上三人竝兗州名手作墨其得意者皆不減諸陳但尚新耳

王廸西浴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且請以指起煙按亦隨復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瀹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射氣眞煙香也凡墨入龍射皆奪煙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黃

太史以廸爲鎭州人而家於洛也

耿仁遂歙州人仁遂子文政文壽而耿盛耿德眞皆世其家德眞所製甚精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王順兗海人徂徠獨稱諸陳順晚出而其法尤精嘗言墨貴輕清蓋烟遠則輕膠遠則清墨家膩此多胚闇乏堅緻非善法也如李廷珪眞墨堅如角石年遯多而光采如新斫研薄處可以利紙或云廷珪佳煤一斤可受膠一斤入手堅重研不滯筆所以獨貴於世也楊如晦謂順墨稍堅重有光雖濃磨不留筆似得廷珪妙處

裴言元祐中爲曹王造墨故料精而墨善比常品差勝
郭玉汲人玉所製墨銘曰供御郭玉
潘谷伊洛間墨師也墨既精好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
留券取墨亦輒與之蘇子瞻聞之曰非市道人也嘗與
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豫章黃魯直
嘗得李廷珪墨神宗所賜王安國平甫者已而遺淮海
秦少游少游愛之藏錦囊中墨師過少游少游出錦囊
以示之墨師手拊錦囊即拜曰眞廷珪爲者疇昔見於
平甫家與此二矣是豈常墨工所能哉後忽取積券焚

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尚持念珠也谷子遇陳無已云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予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竝藏以薰之潘谷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香一作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之香劑中必入龍麝等也

東野暉宛人也蘇子瞻云暉所製墨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也

蘇澥字浩然武功人度支郎中舜元之子爲祕閣校理自號支離居士喜造墨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何子楚與其孫之南仲容游其家藏不過數笏子楚得半笏於李漢臣持視仲容曰眞家寶也神宗朝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黃魯直所謂廷珪贋墨出蘇家者是浩然所作也

晁貫之字季一性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其兄說之字以道

深於名理九喜造墨著墨經三卷論產松之地烟煤製造之法及自古墨工知名者凡三篇

朱覲九華人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滕元發作郡日令其手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僧清一蜀人也遇異人傳墨法有名江淮間甚貴重之

張居靖善造墨黃魯直試之謂其鹿膠極堅黑作皮肉不減曩時歙州煤其光澤不足良以歲月深遠爽調護耳

陳瞻眞定人初造墨遇一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

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敗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何子楚嘗以二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全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子楚寶而用之并就眞定公庫轉置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贍在宣和閒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增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增而

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又有胡德者贍之外孫也
劉寧眞定墨工也與同郡張順各尊其藝素不相下康
倬爲章使之造墨但多以錢遺之不問所造之多寡故
嘗得佳品宣和乙巳春爲章赴官鄭亭將行二人皆以
墨獻張力言其墨勝劉劉云無多言得以試之耳取二
湯壺熾炭熬之使沸各投墨一笏煮之自巳及酉取視
之張墨已融敗拆裂劉墨堅好如故叩之琅然張乃大
服劉曰二煤與膠皆一所以異者萬杵耳
常和隱居嵩山墨雖晚出頗自珍惜膠法殊精必得佳

煤然後造故其價與潘陳特高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其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滅眞可截紙和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正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以敗其家法也

解子誠河東人　韓偉昇　已上二人墨挺極重厚膠力不乏其精采可與新製敵也

田守元一名守眞其墨式形製極精而煤不甚佳差勝小潘然亦多沙耳

梅鼎張孜關珪弟璜曹知微陳昱郭遇明梅贍張雅高肩

已上十人竝崇寧以來京師名手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侍其瑛本良家子少年流宕京師元豐中以筆爲業入太學供諸生甚勤不計其直輒與之率日至或二三日一至自爾稍稍受知當世公卿大夫遂以筆名家其後造墨和劑製樣稍佳而膠法未精不復取重於人

李清上黨人以墨著名

鄭涓在重和中造墨銘曰凝香閣者張達明試之謂不媿李氏

薛安薛容少室人容所造墨用麝君山煤眞奇品也張滋眞定人善和墨色光黑膠法精舉勝江南名手大觀初時學士彥許八坐光疑其薦之於是命造墨入大觀庫是後歲歲加賜錢至三二萬政和末蔡京罷相而後止焉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弗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爲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遺人二王乃匄於上詔各賜王十斤然滋所造實超古今其墨積大觀庫毋慮數萬斤世有宣和庸製者蓋滋所作也案皇越二王似有誤字

張浩唐州人居桐柏山其墨精緻膠法甚奇吳順圖二母歲造至百斤遂歷京都之作者矣案吳順圖二母五字未詳

王惟清丁眞一　已上二人隱居吳郡皆能製墨尤爲米元章所賞識

高慶和歙人也大觀閒葉少蘊令慶和造墨取煤於黃山不復計直蓋以松漬漆竝燒又嘗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之徒皆不及同時有汪通高景脩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

潘衡金華人蘇子瞻云衡初來脩耳起竈作墨得煙豐

而墨不甚精因教其遠突寬籠得煙幾減半而墨乃殊黑其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衡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子瞻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亾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毗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

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絶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東坡乃以善墨聞耶衡今在錢唐竟以東坡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有女居廬陵傳其業孫秉奭墨銘爲金華潘衡嫡孫秉奭者是也

潘昱善造墨范至能謂二王府帖是昱墨所摹拓友按

黃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刻法帖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別也至能號稱博洽而昱之名不同疑傳聞之誤耳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松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早墨皆斷裂

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石珪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其爲人有信義庚子寇亂何子楚避地嘉禾連墻而居日爲子楚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晏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晏先卒其法遂絶時有張孜墨校珪漆煙而勝者珪曰非此敵也乃取篋中先滅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子楚叩之云廷珪對

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黑不眛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叚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取小圓磨試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叚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不能遠過也大觀間劉無言取蘇浩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所藏未必皆

浩然手製然珪作墨亦非近世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葉少蘊每勸人多蓄珪墨珪死後方知其可貴也
僧仲球融州人世傳李氏膠法在都嶠山中爲朱儀伯
一作相作墨銘曰學易堂者是也

墨史卷中

墨史卷下

平原陸友纂

宋

戴彥衡新安人紹興閒復古供御墨蓋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書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新安志云彥衡自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脊龍樣是米元暉所畫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

苑爲密稍取九里松爲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嘗出貢餘一圭示米公米公以爲少有其比

蒲大韶閬中人得墨法於黃魯直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高宗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卽擲墨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內自是印識卽書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一作十斤

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所售者皆其族人及役作竊大韶以自貴云何子楚云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績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吳少師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又周昭禮云大韶涪州樂溫人晉文子安梁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值直貴蒲龕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外有

幸韋一誤屋又居蒲下其家無人杲有子思溫紹其業蒲序字中庠隱居涪陵作墨名世不爲外飾其法用鹿膠和劑極清有光暈然著濕氣輒皴起漆之則不復畏濕曾見序墨一笏於大梁張君錫家面銘曰荆璞幕曰黃耳金鉉下云墨隱蒲序製或云在廷珪前序宋渡江時尚存其後有蒲雲蒲彥輝一作暉蒲庭一作廷璋皆其族人也

郭彬不知何許人米元暉嘗命其製墨銘曰山齋王湍以善墨名嘗爲葉少蘊言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

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磨卽不復見少蘊試之果然趙令衿字表之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子子覺嗣子覺字彥先幼俊敏有文世受墨法手自製銘曰雪齋爲世所貴得之者價比金玉彥先有子十四人仕皆通顯惟伯鹿傳其膠法最精銘曰趙然清芬如在趙然表之自稱也世言李氏對膠之妙彥先以爲非特堅鈍難磨且終不能黑其法用煤六分膠四分始爲中度但取煙貴輕杵和貴勻熟耳煎膠以麋鹿角爲上驢膠次之阿井膠

又次之至其要訣又非人所能知也

吳滋新安人滋家世藏汪彥章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試之當見其佳孝宗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犒緡錢二萬其法取松煙擇良膠對以杵力故滓不留硯李司農若虛云新安出墨舊矣唯李超父子擅名近日墨工尤多士大夫獨稱吳滋使精意爲之不求厚利駸駸及前人矣滋領其言云

何南翔遂寧人以墨知名張魏公留守建康日以書至

蜀取南翔所製墨王晦叔爲銘其面曰立言追聖學籌筆活蒼生

胡景純潭州人專取桐油燒煙名曰桐華煙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圜如錢大每磨視閒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李彥穎云長沙多墨工唯胡氏墨千金獺髓者最著州之大街之西安業坊有煙墨上下巷永豐坊有煙墨上巷今有鄭子儀自謂得胡氏法俊臣俗名爲胡院子

世英友直國瑞沛然文中皆景純子孫俱世其業

葉谷永嘉人作油煙墨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不及

李世英紹興中在吳秦王益府治墨一日王爲世英進墨入內率一圭重十兩高宗見其墨挺厚大難執遂不御而還之其銘爲蕉桂堂李世英造者特佳子克恭

華邦憲孝宗朝供御造墨其一面曰選德殿製淳熙癸卯臣華邦憲造幕有特龍如畫（案輟耕錄云葉邦憲造復古殿墨未詳孰是）

侯璋汲人　石憲蕭鳳長沙人　彭雲彭紹張楠瀘人　姚孟明李英才廬陵人　杜大椿張楚材朱鼎臣陳中正　已上十二人

咸精其藝淳熙以來士大夫喜用其墨視前代爲無媿矣

葉世英閩中人周子充玉堂雜記云丁酉十一月壬寅內直宣名至清華閣旣退中使傳旨賜世英墨五團世英御前墨工也弟世傑

郭忠厚以墨名家忠厚子玘玘子喜忠厚墨至今尚有射氣其面爲雙脊龍文幕曰嘉定己卯臣郭忠厚造會稽王宣子家藏玘墨一挺銘曰復古殿製端平乙未臣郭玘造

胡智新安人李司農云智得李氏墨法其聲陳琦守婦翁之法不求速售故世少知者司農寓居新安物色其人使之造墨猶有昔人典型

楊振字聲伯長興人武舉得官蓄古器最富多精品故所製不下趙彥先案古器疑古墨

朱知常銘曰朱知常墨不下蒲史

黃元功詹從之諸葛武仲周達先樊宗亮　已上五人竝居太末傳趙彥先墨法頗異常品

劉忠恕吳中人家有墨一挺形製甚大止曰劉忠恕三

字紋理剝落試之色澤如新

劉文通子士先端平間供御墨工

葉茂實太末人善製墨周公瑾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嘗令茂實造軟帳煙尤輕遠其法用煖閣幕之以紙帳約高八九尺其下用盌貯油炷一有香字燈煙直至頂其膠法甚奇內紫礦秦皮木賊草當歸腦子之類皆治膠之藥蓋膠不治則滯而不清故其墨雖經久或色差淡而無膠滯之患

楊伯起者以墨稱其言取煙欲浮而輕膠欲老而澈均

調揉治不失其齊量然後墨成雖然是直其麄耳至若心解神悟超然法度之外吾亦不能評也

俞林善慶殿供御墨工頃在淮南見墨一笏幕作雲龍文面曰俞林巨放其製香墨放不知何人

李果徐禧戴溶謝東黃表之潘士衡潘士龍楊逢辰盧陵人葉子震柴德言周朝式張公明張永清朱仲益林杲字東卿舒泰之舒天瑞陳伯升天台人陳道眞鄭宣方文龍項應珍范厚叔翁壽卿王大用翁彥卿周伯起墨名爲齊峯者

已上二十七人竝宋末名手如舒泰之翁彥卿皆嘗

供御造墨其形製少精而多麤殊不逮前人豈一物之微亦與世高下盖松煙之法久絶故劉葉之徒專尚油煙宜簡版不宜紙也

高麗

高麗貢墨猛州爲上順州次之舊作大挺不善合膠脆軟不光後稍得膠法作小挺差勝然其煙極輕細往時潘谷嘗取高麗墨再杵入膠遂爲絶等其墨有曰平虜城進貢者有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率長挺而堅薄如革版其色澤則順不逮猛也李公擇曾惠蘇子瞻

墨半枚其印文曰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魏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蠅立死不知何毒之如是也後常戒人合藥勿用新羅墨日本亦有墨徧肌印文如柿蒂形

契丹

陸子履奉使契丹日得墨銘曰陽岩鎮造者其國精品也滕子濟亦有墨一大笏爲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

西域

西域僧爲蘇太簡言彼國無硯筆但有好墨中國不及云是雞足山古松爲之太簡常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濕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金國

劉法字彥矩常山人善博物自製墨數品銘曰棲神岩造者佳品也楊邦基爲畫墨史圖一曰入山二曰起竈三曰採松四曰發火五曰取煤六曰烹膠七曰和劑八曰成造九曰入灰治刷十曰磨試彥矩云初無入山磨試二事而成造入灰出灰治刷本四事楊合爲二復增

入山磨試總成十圖云

楊文秀字伯達本江左人在金之季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鐙煤子彬得其遺法以授耶律楚材楚材授其子鑄使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雜記

說文云墨書墨也从黑从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中官令主御筆墨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東漢觀記曰和熹鄧后卽位萬國貢獻悉禁絶惟歲時
供紙墨而已
揚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幷致上書墨十螺
魏官儀云尚書郎踈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
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陸士龍遺兄士衡書云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
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

螺

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疑亦石墨之類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括帥鄜延界內有石油然之煙甚濃其煤可爲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陶侃獻晉帝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士龍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漢官儀令僕丞賜墨一枚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射香方可下筆

唐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乃墨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賔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之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曰天峯煤和鰔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許芝有妙墨八厨巢賊亂痤於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石蓮匣存

老成相墨經曰墨文如履皮磨之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又云墨染紙三年字不能昏闇者上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案老成相墨經麻三衡墨志作成老相墨經

文房寶飾曰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徐鼎臣兄弟工翰染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直三萬錢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難爲筆非也惟此紙難爲墨蘇子瞻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後以左手磨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云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云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永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汙膠力隳凹如此泥

鈍不任下筆矣

沈存中云南方暑雨時墨惡蒸潭可置煴閣中其法不用切切以梓木匣貯之梅月微令近火但要如人體溫不必太熱歲久膠性乾透漸自不蒸善墨雖蒸不壞不善者雖焙亦蒸全在製作不問蒸也

墨經云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煙之墨其聲清響雜煙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麄墨之聲麄麄謂之打硯膩謂之入硯凡研直研爲上直研乃見眞色不損墨若圜研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

顏色乃非墨之眞色也沙門惠洪云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

蘇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覓不已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盡呂行甫平生好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顚又如滕達道蘇浩然暇日晴暖輒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則啜飲之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爲意公退一室蕭然臨書

試墨以此度日

墨史卷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縻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卽教爲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闤闠之所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儒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媿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羣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鐘鼎銘刻

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眞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精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關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古今雜錄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銅鎭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出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淸坐竟日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得衞靑古玉印幷著印史

翰林諸賢皆賦詠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臺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爲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成於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經巨儒進止有法君

見亦爲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強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亾失而兩君不可復見故論著之以慰懷之思云爾

右傳見徐顯稗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墨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